

● 红草莓文丛

● 主编 陈广斌

贾兆瑞  
著



# 战俘的女儿

Zhan Fu De Nu Er

远方出版社

# 战俘的女儿

贾兆瑞

远方出版社

## 红草莓文丛·《战俘的女儿》

---

作 者	贾兆瑞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呼市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75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7-80595-710-X/I·280
总 定 价	120.00 元 (本册定价: 18.80 元)

## 内容介绍

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深秋的夜晚。

在朦胧的月色下，在声声惨叫中，一个出身低下的年轻人，用杀猪刀把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一家三口送进了地狱之门。随后，凶犯陪伴着他的慈母从容地踏上了黄泉路，却把亲爱的妹妹孤身一人留在了滚滚红尘中。

貌若天仙，出身低下的妹妹，似被弃之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的一只小白兔，她的周围是一双双贪婪的眼睛和一张张垂涎欲滴的血盆大口。

孤独美丽的少女，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静静地向死神伸出了双臂，在她即将与死神亲吻之际，她的背后伸出了三双无形的大手……

她，神秘地从故乡消失了。

她，到底去哪儿啦？

假如，你随她一起穿越那一时空，你看到的将会是什么呢……

## 目 录

- 第一章 一头病猪 惹出五条人命…………… ( 1 )
- 第二章 一名少女 牵住三个军人…………… ( 33 )
- 第三章 一对恋人 邂逅大山深处…………… ( 63 )
- 第四章 一根红绳 错拴两只鸳鸯…………… ( 83 )
- 第五章 一封书信 搅乱一程仕途…………… (159)
- 第六章 一夜激情 索回十年情债…………… (239)
- 第七章 一盆炖肉 围着八只酒碗…………… (257)
- 第八章 一支挽歌 祭奠地下亡灵…………… (293)
- 后 记

# 第一章

一头病猪惹出

五条人命

1

一九七〇年农历九月初二傍晚。

北疆县章里庄。

金色的夕阳把最后一抹光辉涂在了树梢和房顶上，在瑟瑟的秋风中无奈地下沉。

新郎官章茂穿戴一新，站在院子门口迎接就要进门的新娘。晚霞越过低矮的院墙，在他那笑开了花的脸上染上了一层桔红。

不知是哪一朝哪一代立下的规矩，在章里庄一带，初婚的妇女举行结婚仪式要在日出时分，而再婚的妇女举行结婚仪式则必须是在日落的那一刻。没有人能说清为什么。

为了不误日落时走进婆家的家门，再婚女人结婚时，一般都提前一段时间来到婆家所在村的村头，等候祖上规定的那个时辰。

此时此刻，章茂那就要进门的新媳妇——

一个离过婚的跛腿女人就等在村头，在娘家人的陪伴下，等待日落。

“今天的太阳这是怎么啦？”章茂看着不落的夕阳，心中十分着急。以前，他从未想过，他一生中的婚姻大事，竟然会与日落这个时辰联系在一起。

“难道初婚的女人是朝阳，再婚的女人就是落日？先人们怎么能立这种规矩呢？妈的，先人中肯定也有不是东西的狗杂种！”章茂在心中为就要进门的新婚妻子鸣不平，骂先人。

“这不是四旧又是什么？高喊破四旧立四新的红卫兵和贫下中农，连那些古瓷瓶上的仕女画都当作四旧与瓷瓶一起砸碎了，怎么就不破一破这种臭规矩呢？妈的，红卫兵和贫下中农也不都是好人！”章茂又在心中骂起了红卫兵。

在太阳还剩下半张“脸”的时候，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呼声，新娘在娘家人的陪伴下走进了村子，一瘸一拐地向章茂家走过来。

娶亲放鞭炮被生产大队革委会作为四旧禁止了，唯一的喜庆气氛是围观的孩子们的欢呼声。“章茂的屁眼儿朝上啦！”在一个光棍汉的教唆下，一个不明事理的男孩子尖声喊了一句，引起了围观看热闹的人们的哄然大笑。

章茂看着深一脚浅一脚走过来的新娘，心情达到了兴奋的顶点。虽说新娘是离过婚的人，虽说新娘左腿有些短，走起路来有点“地不平”，但对章茂这样一个叛徒的儿子来讲，能找到一个女人做媳妇，已是上苍有眼，幸中之幸了。在这个具有早婚风俗



的村子，章茂早已过了结婚的年龄，就在一个月前，章茂还悲观地想过，今生今世恐怕是娶不上媳妇了，没成想时来运转，如今梦想成真了。

在主婚人的引导下，章茂与新娘并排站在一起，先向毛主席像鞠躬。

“媳妇到手了。”他觉得就似在又热又渴的时候喝下了一瓢井拔凉，心中有说不出的痛快、舒服。

再向母亲鞠躬。

“妈妈如愿以偿了。”他觉得母亲突然间年轻了十岁，他似乎是第一次发现，母亲是那樣的年轻、漂亮、慈祥。

最后是与新娘对拜。

“新娘美若天仙。”他觉得他娶了人世间最俊俏的女人。

仪式结束了，在人们的簇拥下，章茂羞涩地拉住新娘的手向新房走去。

“等等，别忙着进洞房！”生产大队治保主任章立柱就似从地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新郎新娘面前。

实际上，章立柱一直站在围观的人群里看热闹，只是由于章茂的精力过于集中没有看到他。在章茂的整个结婚仪式的过程中，这个已近而立之年的光棍汉，两眼始终直勾勾地盯着新娘的脸，胸中的无名妒火也越烧越旺。章立柱觉得老天爷对他不公，一个叛徒的儿子领着新娘就要进洞房了，而自己这个贫下中农，堂堂的治保主任，却只能站在一边看热闹，干瞪眼。在熊熊妒火的燃烧中，章立柱失去了自我控制，挡住了就要进洞房的新

郎新娘。

“妈拉巴子，你犯法了，知道不？”章立柱横眉立目，冲着章茂指手划脚。

章茂茫然不知所措，怔怔地看着章立柱：“我哪儿犯法啦？”

章立柱拿腔拿调地说：“猪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牲口，贫下中农也得把猪卖给公社，你一个小叛徒竟敢私自杀猪，你说，这不是犯法是什么！走，跟我到大队部去，咱得把这事整明白喽。”

章茂母亲为儿子求情：“立柱大侄子，等过了今天你再处理我们，你说咋办就咋办，行不？”

“不行！你少给我套近乎，谁是你大侄子，亲不亲阶级分，你算啥东西！大国书记说了，你们私自杀猪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章茂今儿是非去大队部不行！”章立柱越说越起劲，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边说边上前抓住章茂的胳膊往外拉。

章茂一转身抓住了章立柱的衣领，低声喝道：“滚！你要是给我整出事来，我就杀了你！”章立柱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叛徒的儿子，这个五类分子，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这个治保主任作出如此举动。

“你他妈……”章立柱暴怒的叫骂声的下半句卡在了喉咙，他的衣领被对方那只粗壮的大手骤然抓紧，顿时感到一阵窒息，他看到了他有生以来从未见到过的凶狠的目光，从心底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

章立柱色厉内荏地推开章茂的手，匆匆向外走去，在围观乡亲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他感到丢尽了面子。

“章茂你等着，一会儿我让章大国书记来收拾你们，今晚上非开你们的批斗会不行！”章立柱走到门口时，壮起胆子回头高声喊道。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章茂一家人乱了分寸。

“照顾好你嫂子，妈出去一趟。”章茂妈对女儿章芸交待了几句话，匆匆出了家门。

## 2

晚秋的夜晚，秋风凉意袭人。

在低洼不平的街道上，章茂妈跌跌撞撞地向大队部走去。章茂妈的学名叫伍桐花。屈指算来，她嫁到章里庄已二十六年了。二十多年来，她有过幸福欢乐，有过别人不曾有过的荣耀，也有过常人未曾尝过的痛苦。她的丈夫叫章敬达，精明能干，抗战胜利那年结的婚。由于这里地处偏远，内战的战火未波及这里。结婚的最初几年，她们过着安宁的日子。丈夫章敬达是独生子，她刚嫁过来时，公婆不到五十岁，正当壮年。

她嫁过来的第二年生下儿子章茂，四年之后，她又怀上了女儿章芸。可惜好景不长，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不仅给国家带来了灾难，也给这个平常的百姓家带来了不幸。

伍桐花边走边回忆着很久以前的往事：

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乡里那个独臂武装部长到村里进行征兵

动员。村里的适龄青年大多数报了名，章敬达因妻子伍桐花即将临产，是没报名的几个适龄青年之一。

几天后，独臂武装部长又来到章里庄，把章敬达和几个没报名的年青人叫到村公所大院，在村民兵连长章大国的陪同下对他们进行再动员和教育，伍桐花和几名妇女站在远处偷偷地张望。

“都给我靠墙站直喽！”独臂武装部长挥舞着手枪高声喝道。

“现在，美国鬼子已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保家卫国是每个人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什么叫匹夫？匹夫就是男人，男人就叫匹夫，懂不？出征打仗是男人的事，你们几个全他妈的是怕死鬼，老天爷白在你们哈巴裆里安了那根葱，你们不配做男子汉！”独臂武装部长慷慨激昂，连骂带损。

几个被训斥的青年不时地用眼角瞟着武装部长手里那支手枪。关于眼前这个武装部长，北疆县的百姓对他的传说很多，有人说他曾有一次遭遇战中一口气砍死过四个日本鬼子，也有人说他在正规部队当排长时枪毙过逃兵，是犯了错误才被部队“发配”到地方工作的。

“你叫什么名字？”武装部长指着章敬达问。

“章敬达。”

“你说，你为什么不报名？”独臂武装部长在章敬达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矮敦粗壮的章敬达晃了一下，差点跌倒。

“我老婆快生孩子了，我父亲有病。”章敬达小声回答。

“就你老婆会生孩子？你们村民兵连长章大国的老婆也快生了，而他是第一个报的名，说到底你他妈的还是怕死！”武装部

长不尽人情地训道。

章敬达拖着被武装部长踢肿的腿回到家里后，在炕上躺了一天，他说服了妻子伍桐花，按武装部长规定的时限报了名，并写了一份决心书。

两天后，章里庄接到乡里的通知，民兵连长章大国和另一名青年被批准入伍了。章敬达和其他人没被批准。

伍桐花看得出，丈夫章敬达看着被批准入伍的民兵连长章大国盛气凌人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心里非常难过。

有人告诉章敬达，章敬达等人不报名的事是章大国向武装部长告的状，是为了显示他自己思想进步。

新兵集中的前一天，章敬达跟妻子伍桐花要了十块钱去赶集，买回了一块熟肉，打了两斤酒，约了几个年轻人到章大国家里喝酒，为章大国送行。晚饭后，章大国突然病倒了，脸色腊黄，上吐下泄，非常吓人。章敬达一反常态，向独臂武装部长表示决心，坚决顶替章大国的名额参加志愿军。

二十年来，伍桐花对章大国在新兵集中之前突然生病一事，始终疑惑不解，她始终怀疑，章大国是在装病。而如果章大国不装病，她丈夫章敬达就不可能去顶替他参军，她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噩运。

章敬达参军后不久，伍桐花生下了女儿章芸。第二年，章敬达寄来了荣立大功的喜报。县里的民政局长、妇联主任带着一批干部到章里庄表示祝贺，伍桐花成了远近闻名的英雄的妻子。

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公婆相继去世，而章敬达从此也再未给

家中来过信。这样又过了一年，村里接到乡里的通知，取消章敬达家的军属待遇。已当了村支书的章大国对伍桐花说，她丈夫被美国鬼子逮去了，当了叛徒。

一夜之间，伍桐花从英雄的妻子变成了叛徒的家属。儿子章茂、女儿章芸变成了小叛徒。

从此之后，伍桐花几乎成了哑巴，见了邻里乡亲，只是难堪地笑一笑，别人问她什么事，她也只是点头或摇头。

十几年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伍桐花从此成了章里庄阶级敌人的化身。

随着儿子章茂年龄的增长，伍桐花心上那块石头越来越重。在章里庄这样的穷村，贫下中农出身的年轻人找个媳妇也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是一个叛徒的儿子呢！在这个有早婚习惯的村子里，儿子已过了当婚的年龄，却从未有人登门说亲。终于老天有眼，儿子找上了媳妇，虽说女方自身的条件与儿子相去甚远，但毕竟儿子娶上了媳妇，仅此一点，她已经心满意足了。

“总得要张罗几桌招待邻里亲朋的酒席呀。”

随着儿子婚期的临近，伍桐花脸上的愁容越来越重。在万般无奈之际，又是雪上加霜，家里唯一值钱的财产，那头不到一百斤的猪突然生病了。

正当她无计可施的时候，女儿章芸说话了：“妈，猪得了这种病是治不好的，不如趁它死之前把它杀了，一来省得它死后白白地扔掉，二来正好用它招待客人。”

情急之中，伍桐花只想到女儿的主意一举两得，却忘记了猪

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养殖产品。

当下，她吩咐曾经学过杀猪的儿子借来了杀猪刀，一家三口齐动手，把病猪杀了。谁也没想到这头不到一百斤重的病猪会招来如此横祸。

“怎么这么笨哟！”伍桐花后悔不已。

大队部越来越近，煤油灯透出的昏暗的灯光，似在窗户上贴了一块黄布。

大队部里，一张脱了漆的旧八仙桌摆在墙角，桌子上放了一盏刚刚点着的煤油灯。大队支书章大国坐在一把吱呀作响的旧太师椅上，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旧报纸，嘴里叼着烟斗，烟早灭了。

“她肯定来，她不能不来。”章大国信心十足。“妈拉巴子，我就不信整不了你。”

二十多年来，章大国始终没整明白对这个女人的情感，说不清是恨还是爱，他时常为当年未能娶这个女人为妻而遗憾。自她嫁到章里庄后，他每每在街上碰到她，胸腔里立时就会泛起一股恼人的燥热。而她，却从来不用正眼看他，偶尔在街上相遇，她对他的最高礼遇仅仅是点点头，有时甚至装看不见，连头也不点。就是她的丈夫当了叛徒，她由英雄妻子变成叛徒的老婆之后，她对他仍是一如既往，仍是那样的不屑一顾。这是这个在章里庄一手遮天的支部书记最不能容忍的。

昨天，大队治保主任章立柱向他报告了章茂为娶媳妇私自杀猪的事以后，他整整想了一夜，他要借此机会，彻底修理她一

次，他要让她跪在他的脚下求他，要让她知道，他章大国就是章里庄的天。

“我章大国倒要看看，你伍桐花的腰杆到底有多硬？不让你跪在我的脚下，我他妈的就不叫章大国！”

刚才，章立柱又添油加醋地向他报告了章茂的不法行为，这就更坚定了他原来的想法。

他吩咐章立柱：“你先回去，开不开批斗会等我的通知。”

当伍桐花来到大队部时，她楞住了，她本来是找治保主任章立柱的，没有想到章大国在这里，而且是他一个人，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

“支书，治保主任章立柱在吗？”伍桐花的声音显得怯懦而又生硬。

“是不是因为你家私自杀猪的事？那是我派他去你家的。你回去吧，先准备一下，等一会儿开全体社员批判大会。”他感到自己的语气恰到好处，沉稳中显示出一种威慑效果。说这几句话时，章大国死死盯住伍桐花的脸，观察着她的表情，等待着她的哀求。

终于出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伍桐花近乎于悲鸣地哀求道：“只要你放过孩子，过了今天，从明儿起，我天天跪在村头的批斗台上。”

伍桐花终于向他低头了，章大国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但脸色仍然很阴沉，他要借此机会，要她道出那个整整困扰了他二十多年的谜底。



“看到你，我气就不打一处来。”章大国暗示着对她的怨恨。

“二十多年前的那件事你还记着？”伍桐花呐呐地问。

“至死我也忘不了。你说，我哪点不如章敬达。你却一口回绝了我，你这不是羞我吗？”

伍桐花说：“不是那意思。其实我回绝你的原因很简单，当年，与你相亲时，你总是用小手指不停地挖鼻孔，我很反感，觉得你很脏，就没同意。”

二十多年的谜底揭开了，章大国做梦也没想到，困扰了他二十多年的谜底，竟是这样简单的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简单的谜底，却又一次使章大国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感到有一种被人强奸的耻辱感，虽然他不知道被人强奸是什么心境，但他却固执的这样认为。

本来刚才伍桐花的几声哀求，章大国已打消了开批斗会的念头。而伍桐花的解释，却又坚定了章大国召开批斗会的决心。

他对伍桐花反感地摆摆手说：“算啦，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听到敲‘铛铛’，你们一家都来参加批斗会，新媳妇也一块来。”

章里庄村头槐树上挂着一块铁板，开社员大会时，以敲铁板为号，社员们称之为敲“铛铛”。

伍桐花一反刚才的态度，又恢复了她一贯矜持的本来面貌，她以带有威胁与警告的口气对章大国说：

“要是你结婚，没入洞房前就开你的批斗会，你会咋办？你就不怕逼出人命？”